

# 每天要喝十几罐红牛、睡前哭闹一小时 家有自闭症患儿，父母愁眉不展 盼有特殊学校接收孩子，教会其基本生活技能

□晨报记者 祁凯燕

“儿子李宇(化名)今年12岁了,生活不能自理,我和他妈妈都很着急。现在我们不奢望听到他叫声“爸妈”,只想找个学校能接收他,教会他基本的生活技能。”9月6日,淇滨区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。

## 多地求医无果 父母心力憔悴

10年前,李先生和妻子发现李宇有点不对劲,两岁了还不会说话,任凭家人怎么逗他,他都不笑,也没有其他反应。后来,李宇被医院确诊为自闭症。

从此之后,一家三口踏上了漫漫求医路。只要听人说起哪儿有好的医院,他们就马上赶过去,期盼着孩子的病能被治好。他们去过北京、湖南、辽宁等地的医院,家里的

积蓄也被用完了。提起跑遍全国求医的那段日子,李先生坦言在他的记忆里最深刻的是无助和失望,“每次去之前,我和他妈妈都满怀希望,下决心不管花多少钱,都要把孩子的病治好,但是每次去之后,得到的总是一样的答复: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。回家的路上,我和他妈妈不说话,抱着孩子默默掉泪。”

## 每天喝十几罐红牛 睡前哭闹一小时

据李先生介绍,李宇没少受欺负,院子里的其他孩子看他不会说话,都嘲笑他傻,争着打他,李宇也不知道反抗,回家后,家人经常看见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李宇从小到大只爱玩儿土,经常坐在地上扬土,其他玩具他不会玩儿也根本不想玩儿,他只待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年龄稍大些后,李宇又经常出现各种怪异举动。现在他每天必须喝十几罐红牛饮料,不买就哭闹,每天仅零食就要花费近百元。

李先生虽然知道经常喝这种饮料对身

体不好,还是给孩子买,他们怕李宇因喝不到饮料,会有过激行为。曾经有一次,由于没给李宇买饮料,李宇发疯一样跑到对面的楼上,猛踹住户的门,后来又把该住户放在门口的鞋子从顶楼扔了下去,李先生感到很无奈。

李宇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裹着被子哭一个多小时,哄劝没有用,现在家人已经习惯了,任其哭闹一段时间,然后睡着。“看着孩子哭我们也难受,但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哭,也没好办法劝,只能由着他。”李先生不得不接受孩子的怪异举动。

## 可怜天下父母心

为了给儿子治病,李先生和妻子经常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,拼命工作挣钱养家。李先生说,曾有不少人看他们夫妻俩太辛苦,劝他们放弃这个孩子,再生一个健康的男孩。然而李先生从未想过放弃,“养只小猫小狗还有感情呢,何况是自己的骨肉,孩子再有病也是自家孩子,我们不会抛弃他。”

李先生的母亲快70岁了,为了照顾生病的孙子,这些年来老人从没睡过午觉,时刻看着孙子,怕孙子乱跑。

说到这里,李先生深叹一口气说:“我的要求很简单,孩子不会说话就别说话,不会吃饭我们喂他,只求他自己不伤害自己。”

## 希望能找到特殊学校 教会孩子生活自理

“前几年国家出台了对于6岁以下的自闭症儿童进行救助的政策,由于我家孩子的年龄已经超过6岁,所以不在救助范围之内。我们找过特殊学校,想让孩子进学校接受教育,特殊学校拒绝了。”李先生说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多年后孩子的生活问题。

现在,他很希望能找到一家特殊学校接收孩子,他们没有过高要求,只要学校能教会孩子照顾自己就可以。

## 链接:

自闭症,又称孤独症,一般起病于36个月以内,主要表现为三大症状:社会交往障碍、交流障碍、兴趣狭窄和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。在婴儿期,患儿没有期待被抱起的姿势,或被抱起时身体僵硬,不愿与人贴近。在幼儿期,患儿对父母不产生依恋,缺乏与同龄儿童玩耍的兴趣。2007年,国家残联将自闭症列为“精神类残疾”。目前,国家通过残联对6岁以下自闭症儿童每个月补助康复学费1000元左右,对6岁以上的自闭症患者没有什么政策。

# 放映机:勾起“露天电影”的快乐记忆

□晨报见习记者 朱向阳 文/图

七八十年代的人们都曾经看过露天电影,每当夜色降临,幕布支起,寂静乡村里的欢乐时光也就开始了。即使时间流逝,很多人依然不会忘记,露天电影给他们带来的美好时光。

家住鹤山区窦马庄的窦栓林曾经是一名电影放映员,他珍藏着一台长江牌16毫米电影放映机,这台电影放映机承载了他对露天电影的美好回忆。



窦栓林的电影放映机。

## 第一次放映电影

今年57岁的窦栓林,1980年高中毕业后被选入村里的文化队,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。

“第一次放映电影时,我心里非常激动,片盘转得好好地,我光想伸手手动,让老师傅熊了我一顿。”窦栓林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放映电影时的情景,腼腆地笑了起来。

窦栓林跟随老师傅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放映技术后,1982年参加了两个月的培训,成为正式电影放映员,并获得了省

里颁发的《河南省电影放映人员技术资格证》。窦栓林说,拿到证书时,他很兴奋。

那时候的农村,文化生活简单,电影是屈指可数的集体娱乐活动。“谁家结婚或生小孩儿都会请我去放电影助兴,看见大家高兴,我也很开心,能给乡亲们提供精神食粮我很满足。”窦栓林说,“看大家高兴,我干劲儿也大,因为机器少、拷贝少,有时候不得不在几个村镇轮流放映一张片子。”

## 为了保护放映机 自己宁肯挨雨淋

“有一次,我和放映队的其他工作人员带着片子从汤阴回来,正好天降大雨,满地是泥。为了不耽误放映时间,我们脱掉鞋子和外衣,保护放映机和胶片,光脚推着车把片子按时带了回来。”窦栓林说。

“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个机器是老式电影放映机的后期产品了,在当时属于先进的二代机,主要由放映机、变压器和扩音箱三部分组成。”窦栓林说起他的“老伙伴”头头是道,他的这台长江牌16毫米电影放映机,已陪伴他30多年,现在已不能正常使用,甚至连片盘也缺了一个,但是窦栓林还是很爱惜它,从不轻易示人。

窦栓林说,当时放电影的设备非常落后,电路不顺时,还要用发电机发电,“老式发电机要靠绳子拉动才能够发动起来,后来改为自行车踏板式的发电机,由几个年轻人轮流上去踩踏才能发电。”

“在当时来说,这台机器使用起来已经很方便了,直接通上电就能用。有时风大,连幕布都挂不上,村民看电影的热情却很高,我们就直接将墙壁当作幕布来放映。”窦栓林笑着说。

## “古董”放映机 给村民带来了欢乐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娱乐设施和娱乐场所少之又少,当时的影片也不多,窦栓林记得有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打击侵略者》、《追鱼》等宣讲战斗精神的影片,还有《风雪配》、《女驸马》、《天仙配》等戏曲片子。

在那个年代,农村生活很艰苦,但是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望,有时超过了物质食粮。“那时候大家隔几天不见我放电影就来找我,问啥时候放片子。”窦栓林说。

“找个树干横放在前排就是‘贵宾席’了,有的席地而坐,有的干脆坐到了墙头上,每个人的姿势都那么自然,吐露的话语都那么朴实,老汉们一边看电影,一边抽上几口烟,很是惬意。”窦栓林笑着描述当时看电影的村民。

现在露天电影已经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,老式放映机也早已被新式放映设备所取代,但这些老式放映机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。“我相信那个年代的人们会永远记得看露天电影时的快乐”。窦栓林说,他的放映机功不可没,因为放映机给人们带来了露天电影,带来了欢乐。

